

李賀的動物世界

詩人的胃口與常人是不同的。高潔的屈大夫「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激烈的岳元帥「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詩鬼」李賀更有「異食癖」，比如在《苦畫短》裏，「食熊則肥，食蛙則瘦……斬龍足，嚼龍肉……服黃金、吞白玉」，這種拿超級想像力當佐料的魔幻套餐，天地間有幾人敢消受？

李賀的詩，夾雜着怪力亂神、魑魅魍魎的濃濃哥特風。其中有一個獨特的動物世界。他那首篇幅最長《惱公》詩，總計寫了二十多種動物：「鈿鏡飛孤鶴」「腰裏帶金蟲」「燒蜜引胡蜂」「心搖如舞鶴，骨出似飛龍」「隈花開兔徑，向壁印孤蹤」「龜甲開屏澀，鵝毛添墨濃」，天地萬物任他驅使。

寫動物的詩，本不稀奇。孩童們的啟蒙詩歌之一就有「鵝，鵝，鵝，曲項向天歌」，至於「處處聞啼鳥」「細雨魚兒出」，也都是耳熟能詳，是作者心態的寫照。杜甫長年餓肚子，觸目所及，動物也都是乾癟枯瘦的——「老雁春飢飢」「江晚白鷗飢」「飢驅落藤」「魚飢費香餌」……天上飛的，地上跑的，水中游的，怎一個飢字了得。

但李賀的動物世界不一樣。在他的那片史前蠻荒、鬼域橫行的世界裏，「鳳凰叫」「瘦蛟舞」「藏霧豹」「搖白馬」「濕寒兔」「寒蟾泣」……人間有或沒有的動物，都不受理智、法則的約束，想哭就哭，想笑就笑。

李賀冷眼看世界，筆下的動物，也發着幽森森的光。「青狸哭血寒狐死」「嗾犬狺相索索」「毒虺相視振金環，狻猊猊吐饑涎」「蛇毒濃凝洞堂濕，江魚不食銜沙立」，魚是站着的，蛇瞪着眼，狐狸在嚎啕。陰風陣陣，令人不寒而慄，而李賀自己，「雲中騎碧驢」「黃金絡雙牛」，靈魂自在，逍遙飛升。



瓜園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軍事家孫武善於謀算，但萬萬想不到，兩千多年後，一個叫張頌文的演員，把他的書帶火了。張頌文在電視劇《狂瀾》中飾演了黑社會頭目高啟強。此人本是個賣魚的，後來成為富甲一方的企業老總兼黑幫老大。在逆襲之路上，他一直研讀《孫子兵法》。故事裏的事，不可當真。《孫子兵法》卻成了網絡短視頻二次創作的熱門題材。

話說回來，這部古籍裏確實藏着智慧。先秦時期，百家爭鳴，兵家亦為其一。彼時諸國林立，禮崩樂壞，戰亂

紛紛。所謂「春秋無義戰」，不受道義約束的戰爭，為計謀盡情表演提供了舞台，也成為計謀迭代翻新的溫床。

孫武說：兵者，詭道也。兵法，說到底是對人心的窺測與算計。世易時移，戰爭形態早已發生很大變化。當年孫武的具體謀略，今天還有多少實戰意義，我不知兵，不敢妄測。不過，兵家與道家關係極深。道家對宇宙的看法，對變易的精思，到了兵家那裏便化身為一部實操指南。粗略地講，《老子》與《孫子兵法》，一個是原理概論，另一

個是習題匯編。這大概正是《孫子兵法》可作人生兵法用的根由所在。

人生本是個戰場，風雲變幻，明槍暗箭，充滿了各種偶然性。每個人在生活的磨練下，都會練就隨機應變的本領，只是高下有差、巧妙不同。這麼來說，人人有兵法，個個是孫子。不對，這話聽着太像罵人。不過，轉念想想，踏入生活這場戰鬥，誰還沒個當孫子的時候呢。《狂瀾》裏的高啟強做賣魚郎時，在市場小管理員唐家兄弟面前，唯唯諾諾。上位之後，在京海市一手遮

天，面對大貪官趙立冬的敲打和羞辱，也不得不伏低做小。

不過，真正高級的兵法從來不使詐謀利作為至高追求。《孫子兵法》把「道」列為必須謹記的「五事」之首，還說「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我猜，高啟強可能讀漏了這一句，才走上了不歸路。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薪」上留人

一家招聘網站近日的調查顯示，春節假期剛過，內地求職投遞的簡歷數量環比上漲超過了七成。每逢過年，不少員工想着「換新環境」「重新開始」，企業迎來離職、入職的高峰期，新年前後可謂HR最忙的時間。

避免過年就出現離職潮，內地用人單位逐漸積累下一些應對之策。有的公司規定按時返回工作可報銷春節車費，有的許諾春節後加薪、加福利，還有的則將年終獎分段發放，年前一部分，年後四月份左右再發剩下一部分。

高薪的投行工作讓很多年輕人艷羨，但壓力大等原因令其離職率也很高。一位在投行工作的朋友介紹，投行常用競業協議約束員工，規定員工倘要離職應至少提前半年通知，進入「待崗脫密期」僅領部分基本工資，只有在兩年左右的競業協議期過去後方准離職。投行負責上市業務的部門有「三年不開張，開張吃三年」的說法，對這部分員工也多是「分期付款」，如果提前離職，尚未拿到的項目薪水自然會大大縮水。

《說文解字》將「薪」解釋為「蕘」，是燃火之草，用來燒火。「薪」與「水」組成「薪水」，就成為供給柴、汲水的生活費用。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留人還是得從「薪」開始。在小說《白鹿原》中，白家對長工鹿三非常寬厚，麥收打下頭場麥子，就讓鹿三先拿着口袋裝滿，並且一石麥子投十一斗量，刨去一斗水分；秋後軋下頭一茬棉花，也是先讓鹿三背回自己家；遇到好年景，年尾結賬時還慷慨地給他加工資。這樣的待遇，員工

無怪乎會死心塌地，盡職盡責。

一些調查也顯示，員工逢春節跳槽的原因並不只是為「添油加薪」，輕鬆的上班氛圍、暖心的工作關係和相對公平的競爭環境，也是求職者關注考慮的元素。由此看來，年關之際企業不僅要「薪」上留人，亦要從「心」上留人。



樸道為器 馮愛枝

逢周三見報

《客鄉途情遠》

現在大部分觀眾熟識的影視藝人張達明，本身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一九九二年，張達明憑着創作劇《客鄉途情遠》獲得第一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導演」及「最佳劇本」獎，成績獲業界肯定。《客》劇的時代背景設定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主要角色是一個考慮移民的香港家庭，當中的單親父親突然要回鄉再婚，他的兩個兒子則各有所想，一位打算移民，另一位決意留港開創事業；另有一位從海外回港的青年，想要回鄉了解內地發展狀況。各人對內地都存着好奇，同時對香港的未來

產生問號。

《客》定調為喜鬧劇，但並不是劇情胡鬧，而是個別場面令人忍俊不禁。例如角色們為了帶備物資給鄉下的親戚，於是把大量衣物穿在身上，希望藉此減輕賦稅。事實上，當時內地與香港的交通仍未發達，內地的物資仍未豐盛，故此港人每次回鄉都務求將物資盡量帶給摯愛親人。這就是血濃於水的明證。

新冠疫情可控，內地與香港交通復常，港人期待已久的高鐵列車重新開通，不期然令我想起話劇《客鄉途情遠》。

我依稀記得上世紀七十年代初，自己仍是小學生的時候，曾經跟隨媽媽及姨媽一起從尖沙咀火車站乘火車回廣州探親。當時在火車站需要由一些工作人員代書「介紹信」，扼要寫明返鄉目的和親友地址，方可成行。就像《客》劇一樣，媽媽帶了大量物資回鄉，可惜年代久遠，其他細節我已記不清楚。

時代進步，現在返鄉可說方便簡單。去年底，一方面我預計疫情穩定，將可復常，另一方面我察覺自己的「回鄉證」快將十年期滿，於是便前往續

證。全程手續皆電子化，預先網上登記及填報資料，然後到證件中心付費，大約兩星期便能領取新證。

取新證件之時，更只需要在機器設備自行辦理，放入舊證，然後新證彈出，完全不經人手，令我感到新奇有趣。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舒曼譜寫的「春天」

剛過立春，北方的空氣中已經感受到春風襲來。有很多偉大的作曲家都譜寫過關於春天主題的名曲，之前我曾經數次推薦過維瓦爾第的《四季》，本周所選擇的作品則出自德國浪漫主義作曲家羅伯特·舒曼。他一九四一年完成的首部交響曲便是在婚後妻子克拉拉鼓勵下譜寫的，又名《春天交響曲》。此曲在萊比錫由門德爾松執棒首演，好評如潮。本周所推薦的唱片乃是德意志留聲機唱片於一九七四年發行的舒曼兩首交響曲作品，由「指揮帝王」卡拉揚執棒柏林愛樂樂團演繹《第一號「春天」交響曲》和《第四號交響曲》，封面採用的是十七世紀荷蘭黃金時代畫家老揚·

格里菲爾畫作《萊茵河流域的理想風景》的局部。

在理想化風景盛行的巴洛克時期，老揚·格里菲爾在諸多擅畫同題材的大師中顯得默默無聞。他曾在遊歷萊茵河畔期間留下了大量呈現此地區秀麗山河的理想風景畫，《萊茵河流域的理想風景》便是其中之一。畫作以一個近似於「V」型構圖呈現了十七世紀萊茵河畔如畫的自然風光和風土人情。左側如我國青綠山水般的層疊遠山色調顯然借鑒了荷蘭萊茵河地區風景畫傳統，而右側近景處的長滿荒草和樹木的拱門遺跡則和遠山巧妙地形成疏密對應（畫家本人也擅長描繪廢墟遺跡），

「V」型布局則遵循着巴洛克時期以克勞德·洛蘭為首的理想化風景焦點透視構圖「公式」。前景岸邊交錯的船隻記錄了萊茵河的水運功能，村落前的人們都在各司其職地忙碌着，兩岸遙相呼應的尖頂城堡更為這如詩般的景象注入了童話般的意境。

雖然畫家老格里菲爾和舒曼身處不同時代全無交集，但後者卻是在萊茵河畔的貝多芬故鄉波恩城病逝——也是此作如今的收藏之處。

「碟中畫」舒曼《第一號「春天」交響曲》&《第四號交響曲》／《萊茵河流域的理想風景》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立春的餅

在北方，立春絕對不止餃子一樣食物。正所謂「咬春咬春」，要有咬頭物才是春天，草長鶯飛，萬物復甦，曾經空蕩蕩的街巷上布滿了煙火氣，這時候當然要有餅，有餅來嚼，你和我，連牙齒舌尖都喚起了生命力。其中，春餅必不可少，北方人心中的春餅，是包羅萬象的大地，也是蓬勃向上的枝丫。

每個北方孩子心中，都有個關於春餅的夢想，勁道薄韌的餅一攤開，就是新世界的到來，想捲什麼都可以，怎麼捲都行。在梁實秋先生的筆下，春餅豪橫得指點江山，「每樣夾一點，左一口右一口」，就是一頓不錯的正餐。而再往遠去追溯，宋代以前，餅裏捲的大多是生的菜，後來炒菜普及，就帶上了熱乎氣；再後來南北方各顯所長，後者不斷精進技藝，前者開啟了創新之路，把餅做得更細膩，經過油炸，就是春卷的前身。

吃春餅，先要看餅是不是合格，這裏該用「漂亮」去形容。足夠漂亮的餅能從中間撕開，每面薄如蟬翼，裹起來而不散。想達到這個境界，就得高溫熱水燙麵，等麵中澱粉膨化，硬度降低，能擀到很薄很薄。做好的薄餅一面刷油，蓋上另一張，兩張擦好再擀成一張的厚度。餅入鍋上小火，烙好之後都還沒吃，就能從這縫隙之中看到麥香。

捲春餅的過程也是一次探險，從土豆絲、炒合菜到京醬肉絲、醬肘子，所有的菜和肉，都能在我們手下求同存異，一次包起。會捲餅的小朋友從不貪心，菜量剛好，力道剛好，吃到最後也不破不漏；還沒學會延遲滿足的，一口下去，菜就頂破了餅，汁水順着嘴角流到手上，一頓飯吃完，整個人像是在鍋裏打了幾個滾。歸根結底，春餅真是好啊，好吃好看，也記錄過我們最美好無憂的年華。



食色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反派的魅力

一口氣看完了內地大熱的三十九集劇集《狂瀾》，不得不讚嘆內地劇集的质量真是突飛猛進。就在幾年之前，提到一部影視作品是「主旋律」，總還帶有一絲「雖然主題正確，但故事平淡無奇」的暗示。如今，優秀主旋律作品越來越多，就如同《狂瀾》，它既是反黑反腐的主旋律，也是極為出色的刑偵懸疑劇。

《狂瀾》的一大特色，在於反派角色群體的成功塑造。如同正面主角不再是簡單的「高大全」，反派角色的豐滿與立體，使得他們脫離了簡單「工具人」的屬性。《狂瀾》中的大反派高啟強，最早是一個在街市賣魚、被人收保護費的底層市民。或許大多數觀眾都或多或少能在他身上找到幾分自己被生活的重擔壓彎腰時的影子。所以，當被欺凌者奮起反抗時，當困窘者乘勢而起時，就會熱血沸騰；當這位魚販用二十年時間成為最有錢有勢的商人時，就如同看了一篇「爽文」；而當他最終越過法律紅線，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麼地道

一直以為我早已完整地走過這段路：從港鐵尖東站的P出口上到地面，麼地道一路向北，兩邊星級酒店林立，商業中心一幢連着一幢，帝國、好時、南洋、帝苑，單聽名字，就霸氣無限。背後與之交錯的漆咸道南常年車水馬龍，不時混雜着維港上的汽笛聲，海風將喧囂的合奏送到耳邊。

近二十年前，叔父一家到港過春節，在海濱長廊觀賞「幻彩詠香江」，之後一路行一路看，帝國中心門前漂亮的燈飾，吸引了嬌母的目光。她開心地一把攬過叔父的臂膊，拍了很多相片。叔父感慨：「香港真的太美了，你嬌母那麼害羞的人，竟夠膽大庭廣眾之下與我親熱熱照相，這在北方小城裏想都不要想的。」我暗下決心，待自己到香港工作，一定接他們過來待一些時日，看個夠。

十年前，我來香港考雅思，筆試和口試，一個在九龍富豪酒店，一個在帝苑酒店。兩場考試中間，我在麼地廣場的長椅上小憩，半島中心二樓



負喧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